

戎笈談兵

卷七

戊笈談兵卷之七

新安汪 紱著

隴西栗素菴叅

司馬吳孫第十一笈

汪雙池曰談兵者首自風后之握奇文而厥後張良韓信
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
班固藝文志則分兵家爲四種權謀十二家形勢十一
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今皆不存宋元豐中始以
七書頒之武學曰孫曰吳曰司馬曰李曰黃曰尉曰姜
文習武事咸肄業焉然孫吳司馬其尤粹也及

康熙中頒

功令以孔孟試武士而七書止用其三

孫吳司馬

卓哉第肄業之

士徒以標題帖括捷取制科曷遑深究其旨以期待用
好古之士徒深歎焉余因取七家而究其義論其純疵
一衷於孔孟焉而斟酌舊說期達大意閒有刪抹或因
其駁或以其煩非標題家例也又以七子之中論機變
則孫子爲長論大本則司馬爲正吳子根據尙近儒術
爲優於孫故敢更張其次以司馬爲首吳子次之孫子
又次之焉著尙正也

一著司馬吳孫總論

一錄司馬法五篇

全

仁本 天子之義 定爵 嚴位 用眾

一錄吳子六篇

節刪

圖國 料敵 治兵 論將 應變 勵士

一錄孫子十三篇

節刪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行軍 地形 九地 火攻

用間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司馬吳孫總論

汪紱著

司馬法五篇齊威王使大夫述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穰苴之言者也吳子六篇吳起所著孫子十三篇孫武所著也

兵家之推孫吳尙矣詩曰不測不克孫子其不測者也七

子首孫子次吳子而三司馬不其允哉穰苴起自側陋穰

田氏之擢居司馬自其斬莊賈敗燕晉而外事不概見齊

庶孽也公時燕晉侵齊晏平仲薦穰苴爲司馬以拒燕晉穰苴言

於齊侯曰臣素卑賤恐不足以服衆請得君之寵臣以爲

監軍齊侯許之莊賈往監焉苴與賈約曰日中而會於軍

門期逝而賈不至至乃斬之齊侯使馳救之乃免苴行撫
三軍分甘恤病士卒皆奮燕晉聞之然大約以律而能順
引師而退苴追擊之復齊故地而還者也威王緒伯圖之餘信其賞罰一舉大強威王齊君和

者也威王緒伯圖之餘信其賞罰一舉大強威王齊君和

位不親於政諸侯交侵乃一日致羣臣於庭明其賞罰率
封卽墨大夫而烹阿宰羣臣畏服國政日修遂強齊國

東國而朝周有齊桓風焉其喜詐而未敢尙也其所述率

著仁義之權稱九伐之法明天子之義則古人之政曰穰

苴之書實古先王之遺法也與閎肆深遠其不誣矣田氏

何及焉穰苴及威王皆姓田氏嘯嶺先生曰七書之傳此其尙也此

段論司馬法吳子忘親曾子逐之不義於妻魯君斥焉好色而

貪身戮於荆吳子學於曾子母死而不奔喪曾子逐之齊

婚於齊也起遂殺其妻以求將乃大敗齊師然魯君卒以

是疎之起適魏魏文侯以起問於李克克曰起好色而貪

然大將才也文侯卒用之魏國以強及文侯卒武侯立起
以讒得罪出奔楚楚悼王自用之多戰功後以廢楚公族
之疎遠者公族世所謂鄙也而其立言也則未敢遠違於
怨之亂而殺起

正故尙稱說道義無大謫詐存儒者面目蓋曾子之施焉

惜哉其不醕耳

此一段論吳子

吳之入郢也孫武多焉無衣之矛

出句

音鉤

吳之旅還武也高翔尤論者之所爲俯仰也

吳王光以

孫武爲將伐楚入郢吳暴於楚孫武去之楚大夫申包胥涕泣而乞師於秦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而出師以救楚吳師敗然謫而匪正機詐悉矣依託仁義益非所謂嘯嶺先

生曰兵書之首民賊之魁善戰之利辟在武也誅其志矣

雖然兵在不測測之所得鮮以不敗毋攻其詐胡可不識

第本計則不若是

此一段論孫子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以言本也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

矣以言教也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言謀也在易師之彖曰師貞

丈人吉以言正也其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凶以言天子之義也然則司馬其庶幾乎申論司馬孟

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又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吳

子其知之矣申論吳子程子曰荀子才大其過多揚子才小其

過少荀子名況楚人揚子名雄前漢人皆古之儒者也余於孫吳也亦云夫揚子

美新終莽大夫荀子所未有也而多過荀子何哉揚雄嘗作美新

之文頌王莽功德後爲莽臣失身之過顯而立言之過隱隱之爲過害

乃大也荀子曰性惡其害不已大哉此段見吳子吳子之

事曾子能擇術也事魏文侯知所主也告君以修德不忘

儒也

武侯遊於西河顧而歎曰美哉山河之固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論兵先圖國識本

計也死於荆難忠公室也惟貪而多忍也是以失之

申言吳子

過少之故

若夫孫子之棄齊卽吳非君也師久於郢非作戰也

夫槩自戰非節也以班處宮非道也而未聞謀言猶未去

也以觀沂敗雖高蹈也庸可愈乎

孫子齊人以伍員之薦入吳事姬光春秋定公

四年吳伐楚楚師拒於柏舉吳王之弟夫槩請於吳王欲

先伐楚師吳王不許夫槩遂不待命而行擊楚師大敗之

吳師乃從之五戰及郢楚子出奔隨吳入郢以官之尊卑分處王宮而淫其宮人後秦師救楚大敗吳師於沂故

其所著書知機權之制勝也而不及國家之本也本旣失

矣枝雖萬全不可保也詎曰論成敗哉

申言孫子之過多

夫用兵

之法仁義爲先國之本也節制次之以治己也機權爲後
順應而已然則司馬其庶幾乎孫子末也

結言首司馬而次吳子後孫子

之意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

仁者天理渾然之心德也

以義治之之謂正

義者制事之常經卽

仁之散殊而有定則者也

正不獲意則權

權又義之妙用隨時制變以合於中者也

權出於

戰不出於中人

權出於戰又權之不得已處非中人所不能也

是故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此

謂權出於兵者然莫非以仁爲本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

知權曰智恃倚之也

勇

見方

方用權曰勇方方向之也

信見信

本於仁心之誠曰信信信我也

內得愛焉所以守

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合有六德而後有此愛威戰道不之效○此一段戰之大本

違時不歷民病

歷歷久之意言不

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

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

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此段申言

兵之本於仁也前言殺人安人攻國愛民以戰止戰已見其仁之權矣此則於不得已而用戰之中又寓其仁愛之意焉

戰仁也權也權之精仁之至也古者速奔不過百步縱綏不

過三舍縱綏從人之也是以明其禮也仁之有節文處不窮不能而

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仁之愛人處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

也仁之不欺人處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仁之合義處又能舍

服是以明其勇也仁之決斷處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仁之明哲

處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上段不違時等

事乃在上者之所行此段則徹於上下凡三軍皆必如此所謂教也政也是以二字與所以不同皆言以是而明其

德也明則彰示於民也以六德教民而爲民紀則三軍之士莫非仁義之心矣軍政之善孰有過於此者哉○成列而鼓誠信之道兵戰之常宋襄不鼓不成列非其實心耳且用鄆子伐齊喪不仁已大而假此以文之春秋所以不取也勿以宋襄之事而疑此書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

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讓海外來服獄

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此段言古之聖王原不恃兵而恃德其次賢王制禮

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討

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

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

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

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

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皐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
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
歸之既誅有辜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其次以時之異言此段乃詳言先王用兵之事然其實乃
以兵刑輔德非廢德而恃兵刑也此所謂權出於兵者也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刑諸侯刑之爲言成也以
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悅諸侯財通作材材
力之士長於
泛應而足以悅
服諸侯之心也以謀人維諸侯謀人謀國之政治而
爲諸侯所維繫也以兵
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此制
治於
未亂之事也六事之中兵
革處後是可知所宜尚矣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

眚之

眚災也致之以兵災

賊賢害民則伐之

正其罪

暴內陵外則壇之

更其君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既負固不服矣則必抗拒王師

故用潛師以掠其境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殘其放弑之臣

也犯令陵正則杜之

止其犯令陵正之事也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此不得已而用兵之目也然會諸侯以發禁則亦彰明其法以使之不犯終是不欲用兵之意矣通篇總是以仁爲本

右仁本

汪雙池曰七書之中司馬法獨以仁義節制言兵而無
夸詐之習大非孫吳所比而此篇又司馬法之首開口
提出仁字以爲通篇之綱以後細細抒寫古人用兵之

事總不外以仁爲本之意蓋仁發而爲義義變通而爲
權權不得已而用兵故用兵之事皆以行其仁愛之心
用之以仁行之以仁教之以仁微獨不得已而後用之
卽用之而尤不勝其鄭重哀矜之念此眞乃湯武之師
而周官之法也不識齊威及穰苴何能及此其行文似
國語禮記醕乎其醕矣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

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此以自天

子至士庶皆必當有所觀法而取正以起必教士而後可以用之意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

倫經使不相陵

此卽上天下澤辨上下定民志之意

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